



——奇怪的中醫

雷嘯岑

動脈開刀不上麻藥

咱們中國的醫道，有許多神妙莫測的效驗，尤其是關於所謂疑難雜症的各種病痛，凡為現代科學醫術不易治療者，中國的土醫生每有妙手回春的奇蹟發現。若非身經目擊的人，一定認為是荒誕不經的神話，誰也不會相信的。試述幾項有人證可指的中醫事實，藉資談助。

民國八年夏間，我在湖南家鄉當小學校長，這時我有位嫡親的叔母，年尚少壯，右手忽患無名惡疾，自掌部至肩際，發腫劇痛，一星期之內，漸漸腫成像一根大圓筒了。然表面並無潰爛化膿的跡象，全手膚色且與常人無殊，只是听夕痛楚難安。鄉間沒有西醫，一些平日聞名的內外科中醫師都請教過了，內服外敷的藥劑，不知試用了若干，毫無效用，病人躺在床上呼號不已，家人束手無策，唯有着望着病人發愁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一日，有一游方之士來到我的學校，自稱是

道縣人，姓王，善言命理與相術，兼治奇疾怪病。我以嘗試心情，約他到家中瞧瞧叔母的無名腫毒是否能醫。他看過後，說是至多一星期，負責包醫好，但須用鐵針刺破右手大動脈，把血管中的黃水吸出纔行。他說着，即從懷中掏出一枚土製的鐵針來，形如普通的大號洋釘，只是尖端磨得相當鋒利而已。我見之駭然，認為用這種粗製的鐵釘施手術，兇多吉少，病人縱然不喪命，亦非殘廢不可，表示不敢信任。他謂：「請讓我醫治一下，如果病人的生命有危險，我願意抵命；如其殘廢了，我願到官府去坐牢。」叔叔聽他此言，即答道：「死馬當作活馬醫，就讓他試試吧，反正不醫亦會痛死的，不如趕快解決，免得病人多受痛苦」。

第二天清早，老王一個人赴山林中採了一小包草藥回來，用口齒嚼成一個饅頭然，裝在飯盤中，另教我準備燒酒一壺，洋磁面盆一只。先把病人的左手捆住，又用毛巾遮住她的眼睛，再由叔叔抱住她的身軀，免她驚悸動顫，只把右手伸

出。這時我以極度緊張的情緒，從旁給老王幫忙。只見老王開始拿着一碗清水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手指向着清水亂畫一陣後，把清水吞飲滿口，對着病人嘆的一聲噴出，急用鐵針刺入病人右手大動脈中，他的口中即含着燒酒，迨鐵針抽出的剎那間，猛力向創口吮吸幾次，每次皆吸出一口濃質的黃液，吐入磁盆裏，最後把那咀嚼成團的草藥敷在打針的地方，再用布包紮好，教病人睡在床上，問他痛不痛？她搖首表示不痛。經過七天後，果然好了，右手依然靈活如故。這是我親眼見的情形，絲毫不假。我那位叔母活到六十多歲還很健康，如今是否尚在人間，因為消息隔絕了十幾年，那却不可知了。當老王上山採藥時，我要跟他一道去，他不肯，繼看他採回來的藥，有些是青色的樹葉，有些是草本，好像很普通的植物類，但不知其名稱而已。

從此老王不時前來我處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他規言別人生死禍福之機，多奇驗。我戲問：「你可知道自己的生死禍福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清

晨起床不洗臉，對着鏡子審視自己的命相已不下百次，自信滿三十八歲必死（此時他不過三十零歲），等到你在外面得意時，我已死去，享不到你的福了。」相與大笑。民九我赴日本留學後，迄未還鄉，民十六年多間，我任職安徽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，忽然想起老王了，即函家父詢老王近況，若健在，即請他來皖。旋奉父諭，老王已去世數年了，

喊一聲痛跛子霍愈

對日抗戰中期，長沙失守後，湘人多循湘桂鐵路避難至廣西，有湖南安仁縣（與江西鄰境）人張伯方，擅長醫道，亦轉徙桂林，因與軍委會桂林行營秘書余覺（湖南平江人，黃埔軍校出身，久從李濟深游），相識結交。時中央軍校第六分校設在桂林，黃達雲（杰）將軍為主任，黃氏忽患小便閉塞症，腹脹如鼓，痛苦殊甚，曾服中西藥皆無效。余覺即介張伯方試醫之，竟告痊癒。然其法殊簡單而特別，即從污泥中掘取蚯蚓數百條，用蘆布包裹後，再以雙手用力揉搓，使蚯蚓粉碎，流出濃質的漿液，盛入罈中，然後滲合沸過的凍水，讓病人吞服之，小便乃暢通，腹脹霍然消散了。抗戰結束後，我住家南京城北傅厚崗，余覺隨李任潮卜居鼓樓頭條巷，時相過從，余氏為我敘述此事甚詳。年來我到臺北偶晤及黃達雲將軍，却未問過他有無此事，但相信余覺決非嚮壁虛構的。

維時張伯方在桂林奄有「神醫」之名，一般新聞界人士亦樂與往還，如掃蕩報負責人易幼蓮

，大公報王文彬，立報張稚琴等，皆跟張伯方接近，伯方即住在張稚琴君家。稚琴現在香港，他對我敘述張伯方另一項神奇醫術的經過情形，尤堪驚詫。桂林行營主任李任潮好騎馬，但他的軀幹短小，而馬甚高，不易操鞍，乃教一副官隨從扶持他上馬，另乘騎殿後馳騁，這副官是北方人，身體魁梧，眾皆以「北京人」呼之而不名。一日副官下馬時不小心，從鞍中一躍而着地，致墮蹶損傷腿部的骨筋，急送入醫院用石膏包裹傷處，把腿吊起不得動，經過兩個月的治療，雖告痊可，但兩足已不平衡，走路時表現得一高一低，成了跛腳漢。余覺又請教於張伯方，張謂能醫，但望約些朋友當場省視其醫道。余氏即邀同上述報界人士易，王，張，等在一旅館中，目擊張伯方如何醫法，此民國廿二年初春事也。

張伯方先教「北京人」坐在一張椅子上，他自己取一小板攪對着「北京人」坐下，旁置清水一盃，他開始唸唸有詞，旁人聽不清楚。繼以右手的三枚中指，蘸着清水向「北京人」跌傷的腿部點灑之，旋用雙手從病人傷腿的膝蓋骨往下按摩，約十分鐘後，病人的足部小腿間，即隆起一個像荸薺大的圓形疙瘩。張伯方語眾人曰：「這就是病根所在啊！」隨用小刀對着患處劃了兩刀，並將準備好的長形小竹筒一根，套在劃破的疙瘩上，再用蘸着汽油的燃燒物，從竹筒另一端的洞口投入，他吩咐病人到了感覺刺痛時即出聲。這時張伯方口中不斷地說着「不痛，不痛」，病人亦隨聲連說「不痛，不痛」，經過十分鐘，病人忽言「痛」！張伯方使勁把竹筒猝然抽開，即

見一圓形的黑色小血球蓋着病人的創口，用力揉摩時桂林天氣尚寒甚，張伯方却滿頭大汗揉過了刻鐘，張把雙手舉起，請眾人省視「北京人」腿部創口，已告平復，僅現出兩條刀劃的紅線而已。如是，教「北京人」起來走路，兩足平衡，如昔，行動毫無異狀了。大家讚歎稱奇不置，大公報的王文彬回去寫了一篇文字記述這項神奇的醫術，要替張伯方宣傳一下，然該報社長徐鑄成不贊成，說這種非科學的怪聞，報紙不可登載，以免提倡旁門左道之譏。但易，王，張這幾位在场目觀其事的新聞記者，對張伯方的醫術十分欽佩，乃通過李任潮，擬請資助張氏在桂林設一醫院，嘉惠人羣，張亦同意，詎料此項計劃竟被當時領兵在湘贛邊區抗戰的軍人李默庵破壞了！特記其情節如後。

李默庵的一段公案

正當桂林一般文化界人士為張伯方賸資，準備設立醫院之際，桂林市政府忽然傳出消息，將要押解張伯方回湖南安仁縣去。如是，余覺即以桂林行營主任辦公廳秘書資格，偕同立報社長張稚琴，急赴市政府探詢真象。據蘇市長言，日前接到湘贛邊區抗日總指揮官李默庵咨文，囑查明湖南安仁縣人張伯方下落，將其押解回鄉，聽候法辦云云，然其案情殊離奇，實與張伯方毫不相干。

原來李默庵的父親是長沙縣的一個鄉愚，貪財好貨，隨時教兒子倚勢聚斂培克，肆行無忌。這時候，李默庵領軍駐在江西境內修水地方，李

父亦在軍中。一日「李老太爺」攜帶若干行篋，由修水乘坐軍用專車赴衡陽（長沙已失守了），道經安仁境內，須以木船載汽車渡河，詎料小船車重，榜人偶不小心，在中流竟告傾覆，車輛與行篋盡墜入深淵，內有一只皮箱，滿載黃白銀貨，「李老太爺」幸免葬身魚腹，但所携金銀財寶已付諸東流了！事聞於李默庵，急派員率領若干士兵馳至出事地點，協同安仁縣政府鳩工庇材，將覆車的一段河流上下堵塞，然後用水車將那段河水車出大半，再由蛙人縱身入河中搜索皮箱，但他物仍在，唯有滿儲金銀的那一口笨重皮箱，遍索不得，顯係被人盜去了。再三偵查，據土人傳說，張伯方的侄兒善泗水，而其家即在河邊，一定是他於出事之夜，潛入河中，把這口皮箱擱取藏匿無疑，即由安仁縣府將此人捕獲嚴訊，但他矢口否認，旋派多人到張宅搜查，上至屋簷，下及深土，旁通牆壁，掘破殆遍，皆無所獲，疑獄乃不能決。縣令以張伯方原係地方紳士，其侄平日事之甚謹，若使伯方歸來，私下詢問乃侄，必可水落石出。伯方現在桂林，乃由李總指揮部以咨文致桂林市政府，請其查緝張伯方歸案，予以押解回籍。時張伯方寄居桂林立報社長張稚琴君家，消息迅即傳遍全市了。

春回手妙

行營秘書余覺暨桂林新聞界人士聞訊，譁然為張伯方抱不平，認為非其罪也。即推舉立報，掃蕩報，大公報各單位派出代表，偕往中央軍校第六分校晉謁黃主任達雲，請其電告李默庵，不得無故踴躍好人，縱然需要張伯方回去幫忙一下，亦不能倚勢肆威，出以押解方法。否則不但桂

林新聞界一致對李不客氣，大事抨擊，且將策動大後方與論界羣起而攻，盼望李氏自愛自重為佳。他們向黃達雲陳情的原因，一為黃與李俱係黃埔軍校一期生，又同屬長沙縣人，二為張伯方曾為黃氏醫好了便秘閉腹脹之疾，黃氏為人和易，慨然應允所請。嗣後張伯方跟家中迭次通信，詢問詳情，不久自行回到安仁，為侄兒料理訟案。

據聞：原物始終不知所踪，伯方與乃侄毀家賠償，事乃寢息。至於桂林友人為張伯方籌設醫院的工作，照樣進行，然因伯方回鄉半年後，尚未出來，時日荏苒，未能積極從事。越民國三十三年八月，衡陽又告失守，廣西已進入前線戰區狀態，桂林人心緊張，而張伯方回來桂林的道路，由於衡陽淪陷，亦告阻絕，未幾，桂林實行疏散，大家向黔川兩省逃難，「張伯方醫院」終於流產了。假使沒有「李老太爺」失金這回事，而李默庵亦不恃勢胡行妄為，張伯方即可不還鄉，雖桂林不守，他必隨同友好入川，出其醫道以救人，詎不懿歎！

鳴喙可癒蟲蛇之毒

民國卅年夏間，日寇空軍不時侵襲四川重慶成都各都市。某日下午二時，日機由陝西來襲成都，我和若干朋友，聞警趨赴新西門外以避之，蟄伏田野間歷一小時，警報仍未解除。忽見四川省府秘書處科長熊渭韜，抱其稚子倉皇向着進城的道路蹣跚而行，連聲呼喚黃包車，謂有誰願意拉他父子進城，不惜予以重資。當時有不少的黃包車停在路旁大樹下或空曠地，暫躲空襲，因新西門外係省府各廳處疏散區域，日常車輛往來甚

多，然此時却無人接應熊君的重賞工作。熊焦急莫名，其子則痛哭不已。我從阡陌間走到馬路上，叩問熊君因何事必須冒險進城？他指着稚子的下體答道：「不知何故，這娃兒的下體忽然紅腫起來，痛不可支。急需送進城內，找醫生治療。」我俯視小孩下部，果然，但亦無以為計。

這時，有一老農荷鋤自田間施施來至道旁，親熊子下部紅腫狀，夷然說道：「這毛病不必請教醫生。」他用手指着正在水田內覓食的鴨羣曰：「喏，你捉隻鴨子上來，把鴨嘴含在小孩的陰莖上，一會兒就好了。」熊君無奈祇好試試看，即請老農幫忙進行，不到半小時，小孩已止痛不哭，再過一刻鐘，腎囊的紅腫亦消散了。我很奇怪，就詢老人何以有此醫術，道理安在？他說：「這是因為小孩子穿着三又褲坐在野外草地上，被毒蟲爬至腎囊咬過，以致發生紅腫狀態，連陰莖亦受到毒素蔓延了。鴨性寒，其舌多液，可以化此蟲毒，效驗可立而見也。」熊君旋給以法幣十元作謝禮，老農笑却之，荷鋤而去。這是農村中人由經驗得來的醫術，醫書所未載也。

我的家鄉毗鄰兩粵，位居都龐山麓，多產蛇，土人亦常以蛇肉助餐，然毒蛇所在都有，普通人亦不敢近之，惟以捉蛇為業者，却滿不在乎。幼時每見捉蛇者在田野間尋得長蟲藏身的洞穴，即伸手入內，探取大小蛇類而出，並無意外，甚感詫異。迨年事稍長，詢問捉蛇者何以不怕毒蛇傷害，乃知其使用秘方所致。

此秘方亦極簡單，即以臭蟲數枚，置諸瓦片上，用火烘焦後，磨成齏粉，和以人身的耳垢用水調勻，裝入小瓶內，每逢捉蛇之際，在手指上